

孙中山史迹忆访录

中山文史第38辑

李伯新 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中山文史第 38 辑

孙中山史迹忆访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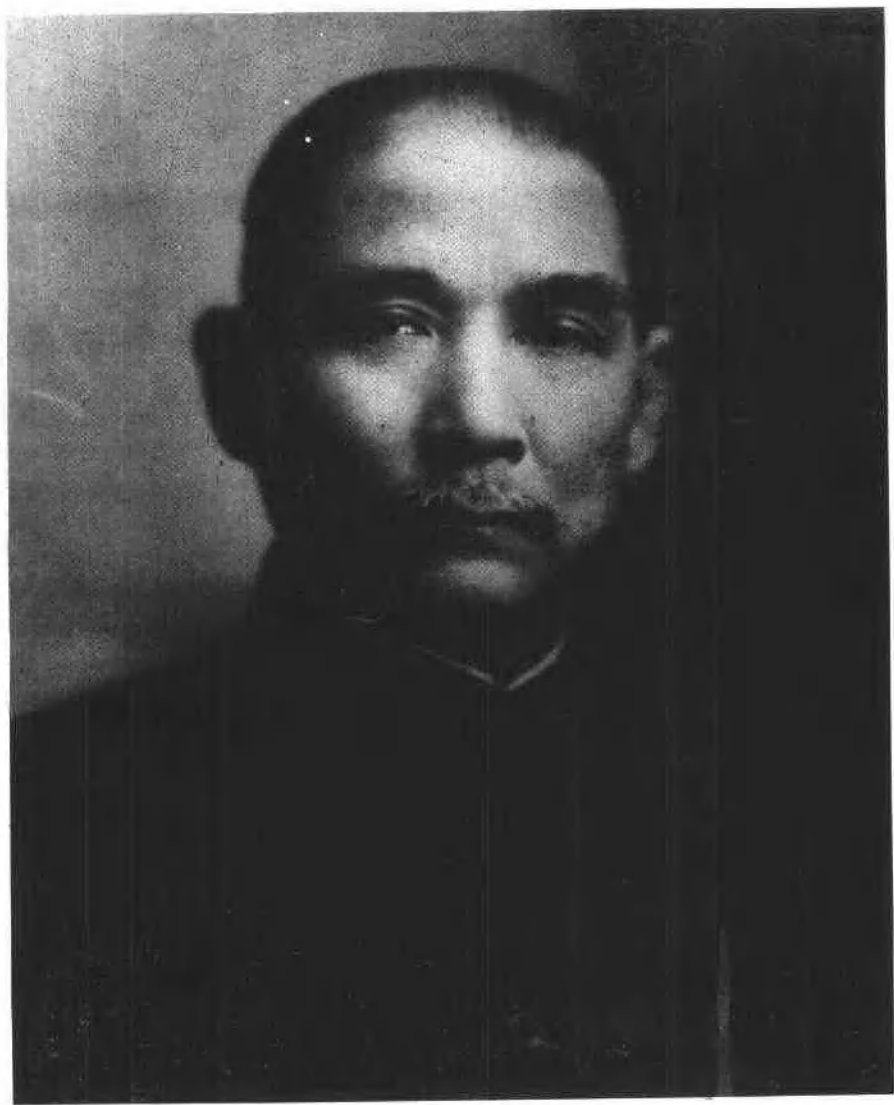
李伯新 撰

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1996 年 10 月 25 日

谨以此书纪念

孙中山先生诞辰 130 周年



孙中山肖像



1929年从空中拍摄的翠亨村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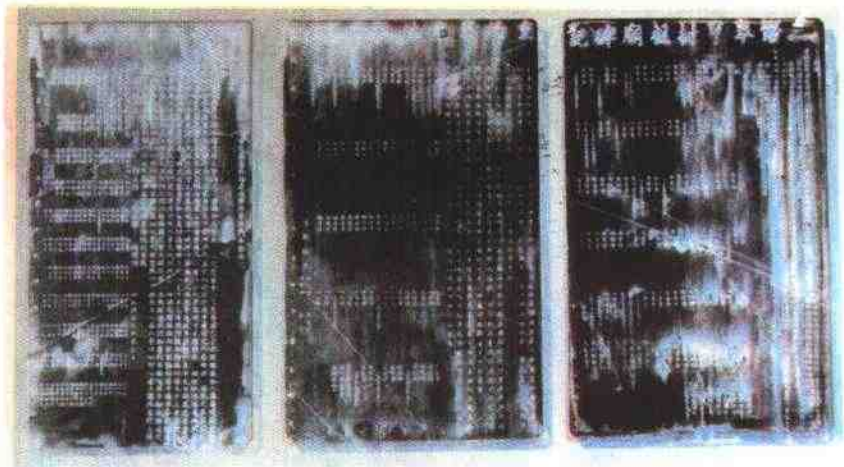
孙中山童年时常与姐姐孙妙茜到金槟榔山打柴



1876年——1878年孙中山在冯氏宗祠村塾读书



1892年孙中山和陆皓东试验炸药,将瑞接长庚闸门石块炸出一条裂缝。



翠亨村庙堂三块石碑,记载重修庙堂情况和捐款名单,反映孙中山长辈捐款微薄,家族经济不裕。



1966年11月12日启用的孙中山故居陈列馆(已于1996年9月拆除重建新馆)



孙中山姐姐孙妙茜肖像



孙中山穿过的人字绒大衣



1994年夏,作者与孙中山宗亲孙社正老人(右)在孙中山的老师程植生故居门前合照。



1962年,朱德总司令到中山故居参观,受到当地工农群众热烈欢迎。



1982年9月,叶剑英同志(左三)、王震同志(左一)等参观孙中山故居陈列馆(作者在介绍情况,以下同)。



1983年2月,廖承志同志(前左二)等参观孙中山故居。



1987年2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右一)参观孙中山故居。



1984年12月,邓颖超同志(前右三)参观孙中山故居。



1985年10月,乔石同志(左二)参观孙中山故居。



1986年1月,柬埔寨国西哈努克亲王(左二)偕夫人在汤炳权市长(左三,现任副省长)陪同下参观孙中山故居。



1956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成立时,副馆长李旭昭(中)和工作人员李伯新(右)、杨连逢(左)在一起。



1982年,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黄彦教授(右一)、王杰副研究员(左二)、中山大学段云章教授(右三)、孙胜才科长(左一)和李伯新(右二)在孙中山故居谈论工作



1983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李伯新(右)和肖润君(现任馆长)在一起。



1986年,孙中山故居获国务院批准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为李伯新在主持揭幕仪式。

序诗

中国革命先行者
后来居上讴歌人
一编往事和端的
忆访不忘血肉亲

吴云从

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

前 言

翠亨村，自从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已成为中华民族一块圣地，举世瞩目。凡具有中国血统的中国人，无论居住在什么地方，无论属于什么国籍，大都对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怀着崇敬和向往之情，前来瞻仰。

我有机会在孙中山故居工作，超过半个甲子，从1955年夏起，不觉有33个春秋，和日本宫崎滔天先生著的《三十三年之梦》刚好是巧合。这33年的风风雨雨，从黑头人来工作而至白头，使人不禁有唏嘘之感。在这段日子里，有党政领导重视关怀，有广大热爱孙中山先生的人民支持，故居各位工作人员通力合作，使故居的各项设施由原来的基础薄弱，不断发展壮大，直至一片兴旺，体现了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我虽然做了一个工作人员应做的工作，但回首往事，经历是离奇曲折的，有些时候要在艰难中拼搏，真是值得回味的。今天，故居纪念馆的年青人干得更欢，步子迈得更大，这是顺应历史的潮流的。孙中山先生说过：“要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有感于怀，不禁轻吟了诗一首，诗曰：酸豆青葱春复秋，故居胜迹美名留，参加拓展惭微力，后起超前居上游。我在耳顺之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执笔写下一点往事的回忆，供后人借鉴参考。

前 言

我在中山故居工作虽有多多年，除本职工作外，差不多每年都有二次下乡“支援中心工作”，如搞政治运动或去支援抢插抢耕的生产任务等等。甚至整整下乡一年都有，例如搞“四清”、“社教”等就是。返单位后每有空还要下乡访问的。但从本职业务的调查研究工作方面上看，主观努力还是不够的。如对孙中山亲属的调查访问及中山故居恢复原状工作上仍欠全面和深入，错过了大好时机。更有一事例使我耿耿于怀：1965年10月，我循例去泮沙乡走一趟，进行对孙中山亲属的调查访问和征集文物工作，通过乡干部的介绍，知道有一位老妇人，是早年从翠亨村嫁去泮沙乡的孙姓人氏，名叫孙金友，现是五保户。我无意中发现这条重要线索，立即前去访问。她是孙中山的同辈宗亲堂妹，曾在中山故居住过，这真是“举着火把难寻的人”，无奈她已是87岁高龄，贫病交迫。我心急如焚，23—26日，四天内探访了她三次。后因会议中断了几天，准备再去探访，刚好见到该名乡干部，询问得知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孙金友已于前天死了，并当天上山埋葬了。我不禁唏嘘慨叹，随后细心想，先为自己当年没有深入进行访问而自责，若早五年或三年知道她健在，那该多好呀！所获得的材料远不止此了。接着又感到抢救资料的重要，只是在四天内不及时访问，已稍纵即逝。回想访问之初，开头请她谈几句，感到她神志时清时浑，待她清醒时作补充和更正，半小时谈不上多少话。再过半小时，她累得不行，只好告辞。当踏出她家门时，心情又很矛盾，决心采取连续行动，以资补救。想不到却不能再见到她了，我十分内疚。记录到的这些材料虽不详尽，但作为了解翠亨孙姓房亲及做好中山故居复原工作，极有参考价值。

我有幸在孙中山的故乡，先后访问了40多位人士，而且作了笔

录。而今，大多数被访者都不健在了。在访问中，这些都上了年纪的老人所回忆的，都是亲见亲闻甚至亲历的人和事，虽然也可能在事件经过及时间方面不一定很准确，但不失为第一手材料。若能系统整理，对研究孙中山也是有一定价值的。本《访问录》谨供史学爱好者参考参考。